

龜山先生語錄

龜山先生語錄卷第三

餘杭所聞

揚雄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其言終
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約也爲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
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
中將何守見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
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
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齊戰在聖人何以慎曰齊所以事神戰所以用民命固當慎也曰孔子云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何也曰此非聖人之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敢自謂其能克乎夫祭之爲道初不爲致福故祭祀不祈君子於其親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他所祭報本反始而已何求福之有又曰武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度德量力皆足以勝受而無疑焉而曰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不敢必其戰之勝也而記稱孔子之言曰我戰則克必不然矣

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毀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

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己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問或謂衛於王室爲近懿公爲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是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胡羯猖獗於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信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

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
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
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遽
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
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中國安得而不微
方是時縱能救之於已亂雖使中國之人不
至被髮左衽蓋猶賢乎周襄之列國耳何足
道哉如孟子所以敢輕鄙之者蓋以非王道
不行故也曰然則孔子何爲深取之曰聖人
之於人雖有毫末之善必錄之而況於仲乎

若使孔子得君如管仲則管仲之事蓋不暇
爲矣

問或謂今世直道難行必有術焉若事事要是
自立不任道如何行得觀周勃狄仁傑之在
漢唐必須優柔浸灌蒙恥忍垢俟時而後發
故功成事遂如必危言極論則速禍無補矣
曰學者當以聖王爲師如周勃何人而可取
法勃之不爲祿產戮也幸矣觀其提北軍而
入也號於衆曰爲劉氏者左袒此最爲無謀
設使當時呂氏之黨先有以固結衆心皆爲

之右袒何以處之非唯皆右袒只使左右袒者相半亦不能決勝矣豈不危乎曰勃湏知衆皆爲劉氏故爲此說曰既知其爲劉氏則此說尤爲贅語爲勃之計但當問義之所在以義驅之可也如當時平勃兩人俛首以事呂后其在平則或有謀在勃驅之爲亂亦固從之矣此何可保觀勃初無學術亦無智略庸謬人耳方文帝諭之就國畏帝以事誅之至使人以兵甲左右爲衛若果君命見誅勃殆將以所自衛者叛乎此尤可笑也後之人

多以成敗論人物故如勃者得與忠賢之列
亦可謂幸矣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
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
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
天性之說告武后其瀕於死者亦屢矣卒至
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
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
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
枉已以求難必之功乎又言西漢之士多尚

權謀戰國餘俗也觀高祖時只有一張子房
乃君子人其他少有可取者又言班固稱高
祖謂王陵少戆可以佐陳平然安劉氏者必
勃此語蓋未驗也陳平獨任事甚久王陵一
言而免終不曾佐得陳平平獨任亦無變

孟子言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蓋人與政俱不足道則須
使人君心術開悟然後天下事可循序整頓
然格君心之非須要有大人之德大人過人
處只是正己正己則上可以正君下可以正

人今之賢者多尚權智不把正己爲先縱得
好時節終是做不徹或謂權智之人亦可以
救時據某所見正不欲得如此人在人君左
右壞人君心術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
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曰臺諫有
合理會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
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
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
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

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
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
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 仁宗時或勸云
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 仁宗
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
福威歸陛下矣 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
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
有不是難於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
之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

於是改之爲易矣據 仁宗識慮如此天下
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 仁宗是也

曾子開端嚴可畏有大臣之風若其輩流雖位
崇望重少不以言語禮貌牢籠人者殊爲失
體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
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
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
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
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第賓部者對飲虞部

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
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
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
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
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
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
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
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
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

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
已操縱予奪揔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
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
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
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
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
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
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阱在前蹈之而不
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
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勸誘富民買鹽勸誘

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
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
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
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
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
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
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

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求叔却言
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求叔論列是非利害
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
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
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
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
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
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
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